

中国作协会员陈峻峰

目光朝着家的方向

柔韧蜿蜒的淮河发源于桐柏山,最先流经我们生活的城市。地理区位优势是使这条滋养了我们的河流不仅把中国南北气候清晰地划分开来,也让历史自先秦就把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以一条河流为界,积淀成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底蕴。

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就是豫南信阳,我的家。

说我的家是河南之南,三省(鄂豫皖)通衢。扼两淮而控江汉,襟荆楚而屏中原。

说我的家青山绿水,著名茶乡;豫风楚韵,歌舞之乡。东西经济交融,南北文化荟萃。既有中原豪放气概,又有南国婉约风情。

这些区位优势的形象美妙的形容和表述,最终没有说清我们家的文化本原和归属。

一定要把它说清么。

不要让理论的灰色遮掩了生命的长青。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家的服饰、彩绘、木漆器。那悦目的红,热烈凝重,大雅大俗。那是楚红,中原红,中国红。极尽性情的宣泄,彰显精神的华美。

那么来看江淮大地上我家的舞蹈吧。木的隐秘,巫的内涵,质朴灵动,自由奔放,让肢体的阐述成为艺术即兴的创作,成为内心情感的语言。

静下来,聆听我家的国宝——信阳编钟的乐奏,古老青铜的音符泛着旋律的光泽,节奏和着心跳和脉动,激情、激昂、昂扬。穿越时空,振荡生命的奋起与创造,古朴、永恒、辉煌。

鲜活来自芬芳泥土来自民间。我家的皮影,

在我们日常的概念里,喷绘,可能仅仅就是现代的某个术语,似乎与广告制作业有关。但表述上,其实应该说是与广告制作业最为有关。因为不排除这个时代有众多新锐异类的人类,不定会拿喷绘做内裤、厕所壁纸或小孩的尿片等。

那么仅就广告制作业而言,从古代制作商铺招摇于风中的幌子,到近代油漆手绘的标记牌子,现代喷绘技术的运用,使该行业有了历史性的变化;尤其表现在画面制作上,巨大的尺幅和绚丽的画面,让我们常常会“因此”而“目空一切”,它几乎掠夺了我们全部的视觉感受和审美。

喷绘,这个现代化色彩怪物,悬挂铺张,遮天盖地。它让我们的城市如此地虚张声势,浓妆艳抹,绚烂缤纷,俗不可耐。它以巨大与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无度渲染商业、竞争、掠夺的凶险和狰狞,激发起一个时代的财富激情和金钱梦想,同时磨钝我们独立思考的敏锐和判断,更令城市底层的人们,常常无端充满自我的不安、恐惧、惊惶和焦虑。

自我打量,一定程度上,我况且算得是这个城市的中产阶级,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及至权力阶层有时还会温文尔雅回过头来向我莞尔一笑,让我瞬间果然有了些许“文化名人”的自尊和自傲;然而,从内心讲,我仍然想不出那些城市底层生活的人们,会不会和我一样联想到巨幅广告的背后,流光溢彩的背后,风情万种的背后,媚俗性感的背后,猩红嘴唇的背后,丰满乳房背后的隐蔽的祸心和罪恶;但他们一定会在那些巨幅广告之下,和我一样的相形见绌,并直接或间接地感觉到自己的羸弱、渺小和卑微。

不过这会儿,我看到他们——上班族、打工者、送奶工、清洁工、店员、保姆、摊贩——比方说,就是一个郊区的农妇吧,令人欣喜的是她没有在那些广告前俯首;她紧迫需要做的是,赶紧把昨晚捕获的小猫鱼儿,还有早晨刚从地里采摘的小葱、生姜、青豆或白薯,送到菜市场去廉价卖掉。天不早了,初秋淡淡的白雾,已经在她的头发上化作了露水。半晌的时候,如果还有时

一棵树就是一条竖立着的河流,树干是主河道,枝枝杈杈是分支流,树皮交错的纹路形如流水,从根部到梢头,就像从源头到下游,只是有些平静些,像水一样光华;有些粗砺些,重现风雨波澜。年轮的波纹留下了时间清晰的印痕,在树的内部,代表着树的内心,像大脑的沟回,存储着年景、旱涝、温湿、声音、气味,以及风和人间的故事。

比喻不过是作文的手法,时有赘瘤,也会化作。其实我要来写的树,是一棵银杏树,就在我的面前,粗壮高大,威武雄壮,没有人能把它看清。它是一个巨人,而不是一条河流,我每次这样站在它的面前,都会在比照中自觉自己的卑怯。

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这样大的银杏树现存有三棵,传说树龄都在千年以上,不知真假。但对一棵树,自然也不需要我这样的人去一番刻意费力,进行专业的考察和考证。这三棵银杏树,这个城市的一般居民都知道的,其中稍远的一棵,生在西郊贤山上的“贤隐寺”院内。说是在齐明帝建武二年,北魏攻齐之司州义阳,即今我所居住的信阳,梁武帝萧衍屯兵贤山东侧,居高临下,里外合谋,打败了魏军。公元502年,肖衍灭齐(魏)称帝后,为纪念此战大捷,就在贤山打仗的山头建了行宫,史称“梁王垒”;同时,虔诚信佛的萧衍又看此处山水形胜,风景绝佳,岭上松风吟啸,山脚涧水绕流,情有所系,心有感念,就在贤山南麓修建了寺院。这棵银杏树就是当时寺僧栽种。果然如此,这棵银杏树已有1500多年了,而且推想,当时栽种的肯定也不是这一棵。不免要追问,如何就剩下这一棵,其他的那些银杏树呢?湮灭于天灾、人患,还是毁灭于战乱、兵火?现在只有活着的这一棵知道了,刻录于年轮,记载在它的内心,常常一阵风吹过,万千形态异样美丽的银杏树叶,眉飞色舞,恣意恣率,纷纷向我们回顾讲述,但我们无法听懂,那是树独有的语言和造句。

我现在正面对的这一棵银杏树,我权且称它为第二棵吧。是与我最相距最近的一棵。我原来居住的院子,大门朝北开,门外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马

渔鼓、灶戏、花鼓戏、嗨子戏、板凳龙、花伞舞、花挑舞、江淮小调、大别山五句山歌,构成悠久岁月中生活的缤纷和劳动的欢乐,独属信阳的民风民俗民间艺术,表演得我们兄弟姐妹千姿百态,万种风情……

这是我家的历史,还是我家的由来;是过往,还是当下。表现在我们的气质里,它是中原黄河文化的深沉与厚重,还是荆楚江淮文化的浪漫和灵性。体现在我们的精神中,它是前者龙文化的大气磅礴,包宇海内,还是后者凤文化的莘路蓝缕,坚韧不屈……

我们带着疑问和困扰走过每一个具体的日子,生命的传承和延续像那条柔韧蜿蜒的淮河生生不息。我们在其中,得到涤荡和洗礼,灌溉和滋养。偶然的回望和顾盼,只是浅显思想的一朵浪花,生动但却短暂。

就是在这无尽岁月的绵绵延延中,生成了我们的故土之恋、家园之恋。

目光朝着家的方向,这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情感,但它一旦成为心理的维系和固守,那么它的丝丝缕缕织成的就是一个束缚,一个缠绕,一个解不开的家的情结。

譬如我。

因此,我就羡慕那些义无反顾跨出家门的人,飘然独步天下的人,是怎样一种天地的抱负,人生的气概!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走出家的信阳人,充分显示出他们来自豫南山水淘洗的生存活力,江淮大地赋予的灵性聪慧,南北文化融会

的优秀品质。他们敏锐、活泼、勤劳、敬业,开朗豪爽又机智乖巧,思维清晰,能言善辩,幽默、快乐、虚荣、有点情绪化,渲染事物的效果,大度、优雅、自命不凡,衣饰考究,重品味。而如我不能走出者,这些品质和性格一旦有病态时代的病态发挥,它就变作了顽劣的聪明,庸俗的灵慧,放纵的勇敢,愚昧的纯朴。

当然,我说的只是我家的个别,不是全部。

重新触摸历史,触摸我的那些光荣历史的家庭成员:水利专家、楚相孙叔敖,战国四公子、楚相春申君黄歇,唐代开漳圣王陈元光,民族英雄郑成功,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明代文坛领袖何景明,清代植物学家吴其■……这些让我们骄傲不已的优秀人物,除了得之于信阳灵性山水的孕育、江淮文化丰厚底蕴的培植外,他们更能把握时代的契机,走出地域的制约,挣脱观念的束缚;在中华历史进程更为广阔的时空交错中,将本土文化和独立人格熔铸焊接于民族和时代的交汇点上,放射出璀璨夺目的人类精神的礼花,绚烂了历史的天空。

开放的中国带来春天的觉醒,成千上万的信阳人如今已经身心洒脱走出家门,自由行走在这个世界上。于是我们惊喜地发现,我的家从一个意义上被删改和解构,又从另外的意义上走向新的繁衍、延续和复兴。

无论怎样,家都是不会忘记的。这富含中国人不变的情感向度和根的文化,已超越所有地域的概念。共有的认同感,使一个古老的民族自强不息,即使天涯的漂泊终不能叶落归根,即使终生的固守也还是一无所有,但不改变我们的目光,一直都朝着家的方向。

因为只有家,才是心能放得下的寄托、居所和归宿。

我家在信阳,热爱,这是理由;审视,这是理由;批判,这也是理由。

喷绘在城市的画

间,她还想到超市去转转,买什么,以及买不买,她还没有想好。

巨幅广告是这个城市的事实,店员、保姆、摊贩、卖菜的农妇和她的小猫鱼儿,同样是这个城市的事实。当这些事实企图诉诸于我的思考和文字的时候,成为表说的两难,进而成为我们共有精神和写作的一切困境。

在这个时候,就广告标牌而言,最令我和鄙视的是,一定有酸腐的我的同类的写字者,会油然生出情绪里的文化联想、怀旧和记忆,如那些历史上传统的名号、商铺,以及制式艺术的招牌和匾额;如我们熟知的“同仁堂”、“全聚德”、“张小泉剪刀”、“三希堂”、“瑞蚨祥”、“狗不理”等等。有久远的传奇和温婉的故事,也蕴涵着历史与文化的品格,代表着品牌、名誉、极致、认真、执着、理念,也代表着一个时期生活的质量,在时间和异地的距离及至一种庸常的怀念和向往中,充满遥远一介优雅贵介的气息。但残酷的是,这与我们现实的写作和表达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我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我给出的这个态度和样子,着实有些可笑,但你不要误解了,这并不是现代喷绘完全替代文化传统所生的惆怅,也不是农妇和她的小猫鱼儿的简单淳朴的民生感慨。问题是无疑包括了它们,并构成我写作的困难和困境,没有通道和出口;正如你看见我时,我可能正在张柏芝代言的女人的卫生巾广告下面徘徊,像一个迷路的人,一个猥亵变态的人。

于是,城市的树木花草变得迷茫而虚伪,道路变得虚伪,政府机关以及出入的车辆和公务人员变得虚伪,油价、牛奶、华尔街、花旗银行、方便面、小笼包子、股票、存折、合同、请柬、报刊、明信片、快件速递、生日蛋糕、婚礼、烟花、诗

歌和散文,变得虚伪。它们都怀有各自的目的,不加掩饰,抑或不言而喻。虚伪和惯常让我无意争辩和言说,那份所谓文化名人的局促和尴尬,在此时彼时,都能找到嘲笑和自嘲的例证。就像我们经常一边被逼向人递出贺喜的礼金,一边言不由衷说出吉祥的祝福一样;就像我们接受商业庆典的邀请,为其奉上一首激情洋溢虚假的赞美诗,短暂为出卖文字的操守羞愧得无地自容、转脸又低三下四私下打听经纪人能得到多少报酬。因此想起那个在充满枯燥言辞空泛嘘声会议上呼呼吸大睡的胖子,不管他睡得原本形而上还是压根无意识,他都应该受到这个时代的敬重和褒奖。

无端想到这些的时候,灰色的天空中就飞来一群黑色的大鸟,美丽无比地盘旋了一会儿,有几只竟落在了一个宣传这个城市旅游的广告牌上。那是一幅巨大的山水喷绘,电脑处理过的画面极度失真,固然斑斓艳丽,已不能给人感动。因此,那几只鸟落在上面也只停留了一会儿,就鸣叫着飞走了。

很糟糕,它们竟将身体的秽物排泄在画面上,留下它们对这座城市肮脏的感言。

调侃、谐谑、幽默、感性。我突然就僵止在那里了。因此,这群鸟的恶作剧,让我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有关思想和写作的启发。我也许比鸟智慧,但没有鸟自由。令我惊奇不已的是,这时果真有一个我比方中的那个农妇从菜市场出来,她快快乐乐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闻道了一股小猫鱼的腥味儿。

真的,小猫鱼的腥味儿。不过,实话说,那味儿并不好闻,但那真正就是那种小猫鱼的腥味儿。我说这个,可是不假。

三棵银杏树

渴慕,而不能亲爱,只有相思,而无法结合,年年开花,年年在无法知道的等待中怅然飘落,一朵朵枯萎,一朵朵掉在地上,“啪嗒、啪嗒”的声音,像沉重凝结的泪滴,像抽泣。然而惯了,久了,岁月麻木了,我们就日常地把它和时节一起给忽略了,仿佛压根儿对它就没有结果的期望和期待。在我们的眼睛中,仅仅独立着自成的风景,在城市的一角,顶天立地。委实,银杏树又高大,又漂亮,不能受生育并不影响它根本作为一颗银杏树的盛大和昂扬,春天那一树蓬勃的碧绿,秋天那满树炫目的黄金,及至冬天那插入高空寒流中虬曲苍劲的枝干,都显示了自然傲慢的力量。

最早的时候,这棵银杏树是结果子的,据说我的这座城市及其郊野,那时生长有很多银杏树,1958年,包括银杏树在内的棵大小树木都被“赶尽杀绝”了,信阳高中的这棵银杏树想必无数次惊诧自己有幸逃过一场疯狂劫难外,也定然目睹了特定历史的那一场人为的惨绝。可能就是从此之后,这棵银杏树就不再结果了,不仅仅是它生命的自然属性使然,更大程度上是历史的那一场荒诞和惊愕,让它既没有了繁衍的欲望,也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当然,这些年这棵银杏树又开始结果了,让我和我的城市喜出望外,并不是那些小杏一样圆润、琥珀一样晶莹剔透的果实带给城市收获的享用,而是这座城市及其郊野有了新树的栽植和生长,这棵银杏树重新挂果,说明着一种生态正在恢复,银杏树也在复苏中重获它的信心、爱情和幸福。而信阳高中就不用说了,它不仅一直以来是我们信阳的重点高中,也已经是一所名校。硕果累累,这是对它最为通常但是一个最为切近的比例。

陈峻峰 笔名:峻峰、白马,网名:平于1954,河南省固始

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信阳市作家协会主席、信阳市文联主席。

他先后在《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羊城晚报》、《大河报》、《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莽原》、《清明》、《长江》等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2000多件;作品入选多种文学大系、文学选刊、年度选本、经典选本、课外读物、高考试题等;出版个人专著《崩溃》、《流逝》、《文字的心情》、《在春天里观察两只鸟》和《先秦三部曲》等10部。专著《三炷香——一部氏族志,是一部民族志》,历经3年考察写作,长达45万字,反映中原人历史南迁,包括陈元光、王审知在内的根亲文化散文,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10年度重点作品项目。



作者陈峻峰在草原上体验生活。

水墨南湾：四季画屏

春之水韵

是最初的哪一滴水聚而成川,成江,成湖;是最初的哪一滴水孕育了人类的生命。那一滴水清澈,透明,晶莹,充满了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韵致。

从春天开始,从第一滴春水开始,我们打开一个叫南湾湖的水墨册页;从南湾湖的上游,从上游的峰峰翠翠间流淌漫延而来,开始我们对南湾湖诗意与水韵的阅读。

水生露,水生云,水生雨;水生草,水生树,水生花。水生水韵,水涵山色,南湾湖水天一色,山水共融。

映山红是水的艳红,兰草花是水的嫩香,而信阳毛尖茶也已经露出湿润的牙尖。春阳下,红衣、黄裳、蓝裤的采茶女诗意般点缀在碧青的山坡茶园间,手指纤纤如精灵的雀鸟,尖喙啄碰,翅羽翻飞。这时便有江淮的山歌、茶歌以至水一般清冽淡的情歌和小调婉转悠扬,在那泥土一样纯真活跃的本色里,春天的劳动便有了充满喜悦的诗情画意。

好水生好茶,好茶需好水。毛尖茶和南湾水天然一色,相得益彰,珠联璧合,绝佳世间美味。白毫生辉,汤绿香高,怡情怡性,未喝你就先自醉了。

这时,你或许会听到南湾湖细软如丝绸的水面上鱼的唼喋、燕的呢喃;渐渐地你会听到泉的歌唱,瀑的轰鸣。南湾湖的春天已拨扬着它的澄碧和烂漫呈现出季节的风韵和丽姿。

夏之风姿

夏天最先到达南湾湖的岛屿。风的手指轻柔地从花树间穿过,于是在不经意间便是一片又一片的葱茏和翠绿了。倒映在湖面上,静若古典的油画,动如淡彩的写意。

驾一叶舟,或乘一艘船,优游且快意地穿行其间。也许你并不是一定要去那些个确指的猴岛、蛇岛、鸟岛,或者燕尾岛、杜鹃岛、百花岛;那漫漫水路的光波浪影,风凉水快;那青岛岛屿的杂花生树,五彩斑斓,便是一次人生诗意的旅行和感动。

此时此地,你还有什么情结情绪化解不开;此情此景,你还有什么心事往事放弃不下。那么,把你的手伸进这清流与碧波之中,在与南湾湖一次水的亲近与交融中,你会领受水的圣洁、纯净之美;你会获得水的慈悲、仁爱之心。

在船首随时都会有水鸟倏然从平阔的湖面上腾越而去,在船尾于不期然间便有游鱼跳跃而起,以一个优美的姿势落下,在那一单欢乐的水花中划一道短暂的弧线,留一串长长的遐想。

水泊鸟岛,苍翠碧绿间聚集了十万只鹭鹭,洁白清纯,光芒耀眼。翔若若鹤舞,立着似皎月;飞起若白云涌卷,落下似大雪覆枝。

山光愉悦鸟性,水色洞亮鸟音。水给了岛屿、花树、群鸟以超越想象的蓬勃和旺盛。这是南湾湖夏天独有的风姿和热烈,辐射思想的浪漫,挥洒生命的激情。

秋之渔歌

南湾湖水日新有了碧蓝的深沉,秋天开始以一种意蕴显示它博大阔远的气象。银杏、板栗、木耳、香菇以及各种山货从上游的码头一船船运到市内,再运往全国各地。艳阳秋阳下,人们的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水美鱼肥,烟波浩渺中,捕鱼船队奋力把网驱赶着万鱼群,无数的水鸟追随其后翔集而来;天空和湖水的明净与湛蓝映衬着渔人的身影,他们谈笑风生,乐而忘忧;他们恣肆地唱着歌淡淡飘逸的渔歌,空气里洋溢着鱼的气息。

落日熔金,水面漂浮着浓艳的彩练,随着渔人们快意的喊叫和渔船拖网的合拢,鱼儿携着珍珠碎玉的水花飞跃起来。开始是几条、十几条,接着是几十条、上百条,最后便是数不清的了。上下跳跃,舞蹈,搅动一片水的喧哗和丰收的喧闹。

渔人们激情地在天地间喊着:起网喽——

在此之后,便是劳动者最美享受。湖岸一侧,曲径通幽,月桂飘香。于林果掩映的农家,沏一杯好茶,温一壶米酒,烹一盆鲜嫩的南湾鱼,炖花鲢,煎白条,烧

桂鱼,焖炒狗,盛一碗地锅饭,天然、本色、本真、本质,在季节的话题里走向人性和自然的回归。间或把目光投向平阔的水面,波光激滟中划来一叶小舟,船上蹲几只威武的渔鹰。立于舟头的渔人横了手中竹篙,渔鹰迅疾一跃,钻入波浪中不见了。而在那远处,坡坡黄金叶,山山枫叶红,环湖已是满眼深秋的斑斓和浓烈了。

冬之雪意

融融雪意中的南湾湖,圣洁、安详、温暖、和平。

山无声,水无声,天地无声,落雪无声,南湾湖静若处子。所有人世奔波劳累的心,都如靠岸的小舟,静泊在那里。

这是一本书的结尾,一册抒情诗集的封底。季节的审美图画被时光的手指轻轻翻过去之后,我们蓦然回首,掩卷遐思。

许多年来,我们守护着南湾湖,为了那最原始的生态和自然,为了它绿色的宁静和圣洁。我们努力不让人类杂沓的脚步惊扰她,努力不让世俗的尘土污染她。

历史和现实无数次告诫我们,任何充满自然力的伟大造化,在丧失理智的人类面前,也都显得柔软脆弱、不堪一击。即使代表了人类科学的进步和文明,原生的自然也会在有意和无意中受到伤害。

伤害的是自然,毁灭的是天良,惨痛的是人心。而我们又是那么情不自禁地想向人们讲述南湾,讲述南湾的美,美的水韵、风姿、美的渔歌、雪意、隐而欲显,藏而还露。

南湾湖是我们珍贵珍藏的流光溢彩的一款玉照,是我们深藏在闺阁中的仪态万方婀娜多姿的小女儿。含娇带羞的怯怯怕你看,又情思飞动的想让你看。让你看,只让你远远远远地看,远远远远地欣赏。

此时此刻,在这么一个雪意融融的冬天,冬天的南湾湖。净化心灵的尘埃,凝固心灵的烦忧,宁静心气的浮躁。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如此恒久保持南湾湖雪的清静,水的清澈,山的丰富,鸟的灵动,我们便永远拥有人类品质的美丽、善良和崇高……

勃来着,就像那些过往的青春岁月。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么突然,昨几个还见着的,今几个就没了。

现在,那个叫“白果树”的地方,有一家银行和小区,还用“白果树”命名。不为纪念,总是慰藉。

本来这第三棵银杏树说到这里,故事也就煞尾了。就一座古老的城市而言,漫漫流水的时间与人世的繁复变迁,死亡和消逝的何止是一棵树,能在记忆中为之留下吉光片羽、一枝一叶,已经是一种荣幸和不朽,就像这第三棵银杏树,许多年之后,它还会在地理的命名和一些文字的记述中,闪耀光芒。

银杏是一种孑遗植物,是现存种子植物中最古老的孑遗植物,被称为“活化石”。树姿雄伟壮丽,叶子奇秀异美,生命力旺盛,更是长寿。银杏树又称白果树、公孙树、鸭脚,且借李时珍著述中的一段话来作解:“原生江南,叶似鸭掌,因名鸭脚。宋初始入贡,改呼银杏,因其形似小杏而核白色,今名白果。”其中李时珍没有解释的“公孙树”一名,则是一个民间有趣的夸张和形容,即说银杏生长缓慢,爷爷栽种,到了孙子那一辈,才能收获果实。

这么说,像我的这个年岁,似乎就来不及了,但来不及也要为此来栽种,即使是银杏,因为孙子辈不能享用,孙子的孙子也能享用,延伸一下话题,不仅是树,人类很多优秀的品德其中有一种,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就像我们城市的这三棵银杏树,上千年了,有两棵还在活着,而栽树的人早已不在,也没留下名字。他在时间河流的那头,我们在这头;他是树干,我们是叶子。他把树栽好以后,培土浇水,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把土布夹袄或者汗褂儿斜披在肩头上,扛着那把铁锹,转身就消逝在时间里了。当我们看到春天春天里又一个来栽树的,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这次约就做传承,或者是美德,如此从种粒到萌芽,从幼苗到大树,从花朵到果实,从根部到梢顶,河流一样流淌。

于是,我的城市就有了这三棵银杏树。